

从医随想

# 工作衣的分量与价值

□王泉滔

各行各业的工作衣样式和颜色是不是有关部门明文规定的，我真的没有在意过，只知道医务人员的工作衣是白色的。虽然有人倡议妇产科、儿科科室的医务人员可以穿一些淡雅、柔和颜色的工作衣，但是终究还是白色工作衣占了上风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选择了学医，一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，二是对医生的“行头”特别感兴趣。

我说个不怕你笑话的往事。我自幼娇惯成性，上学比同龄人晚二三年，满脑子都是玩儿，就是不爱学习。祖父在大队卫生室工作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的工作衣是白色的短袖。因为他行医的范围仅在本大队，社员们都认识他，所以他很少穿工作衣，行医的“行头”就是便装。

父亲在公社卫生院工作，工作衣也是白色的，只要上班就要穿上工作衣。那一年夏季，家乡发现了烈性传染病，大多数医务人员都到田间地头搞防疫和治疗工作。由于那时我年幼无知，并且受同伴蛊惑，想去疫区看看防疫的阵势。

我们到达一个村口附近，看见地头站着几个穿白色工作衣的人。我们慢慢地靠近，想看个究竟，但父亲从很远的地方就对我们说：“赶紧回来，别到这里来。”在回家的路上，有个小伙伴给我说：“看你爸爸穿得多帅气。”说着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我那时才感觉父亲穿的工作衣就是不一样，很远就能看出来他是医生。

有关部门很快就扑灭了疫情，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。转眼到了秋天，父亲在地里收庄稼，把以前随身携带的工作衣搁家里了。下午，我在家没事，就把父亲的“行头”全副武装在自己身上——白色的工作衣、口罩和帽子，还有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和眼镜。只套上这些不合体的“行头”还没有完，我身后还跟着几个小伙伴在村里乱转起来。

这下整个村庄都震惊了，刚才不起眼的风也呼啸起来，黄叶纷纷，小鸟盘旋鸣叫，鸡犬与我若即若离，好像都在关注着我，一派不和谐的景象。家人也赶紧从地里跑回家，得到的消息是我“疯”了。这场闹剧至今都没有被人忘记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一家医院实习，带教老师让我去询问一位住院患者的病史。到了患者的病床前，患者和家属都不想搭理我，我感觉他们轻视了我，心里很不舒服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这样对待医生，我怎么给你们看好病呢？”家属笑了笑说：“你是医生啊？我们不知道。”带教老师知道这件事后笑着说：“穿上工作衣，就可以把你稚嫩的形象包装成医生了。”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到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（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）进修，和王庆兆教授一组。王庆兆教授很关照我，坐专家门诊时经常带着我，让我帮他开化验单和处方。有一次，一位年轻的女性患者坐在桌子旁，王庆兆教授看后对我说：“小王，你触诊一下乳腺肿块的感觉，大致分出良性和恶性，将来可以和病理结果做对照，积累经验。”王庆兆教授拿着我的手触诊了患者的乳腺后，就在这儿，站在椅子背后的一名进修生把手伸到患者的胸前也想进行触诊。王庆兆教授的动作很快，一把抓住那名进修生的手对他说道：“你不能。”当时，我和那名进修生都愕然了，怔怔地看着王庆兆教授。王教授很平静地对那名进修生说：“你没有穿工作衣。”

至此，我才真正懂得工作衣的分量和价值。

（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沈丘县人民医院）

心灵絮语

白居易，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生于河南新郑，有“诗魔”“诗王”之称，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。

白居易的诗取材广泛，语言通俗易懂，当时在庙堂之上、勾栏瓦肆和乡野之间皆有传诵。特别是他关心民间疾苦、关注百姓冷暖、镜头对准基层、勇于为民代言的诗篇，更是千古传唱，绵延不绝。今天，我说一说白居易为民鼓与呼的一封“读者来信”——《卖炭翁》。原文如下：

卖炭翁，伐薪烧炭南山中。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。卖炭得钱何所营？身上衣裳口中食。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。夜来城外一尺雪，晓驾炭车辗冰辙。牛困人饥日已高，市南门外泥中歇。翩翩两骑来是谁？黄衣使者白衫儿。手把文书口称敕，回车叱牛牵向北。一车炭，千余斤，官使驱将惜不得。半匹红纱一丈绫，系向牛头充炭直。

读着诗，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个场景：卖炭老人靠辛苦劳动，南山伐薪，披星戴月不顾烟熏火燎烧炭。第二天拂晓，老人着单衣薄衫，驾牛车、碾冰雪、赶早市出摊售炭，直至日头高悬，牛困人饥，仍无人问津，“暖衣饱食”的美梦即将破灭。绝望之际，2个官府的人来到卖炭老人的车前，还未开口要价，“黄衣使者白衫儿”拿出“半匹红纱一丈绫”就“系向牛头充炭直”了。

在唐代市场交易中，绢帛等丝织品可以代替钱币使用，因为当时绢帛钱贵，所以“半匹红纱一丈绫”实际比一车炭的本身价值要低得多。卖炭老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所得顷刻间化为乌有，“暖衣饱食”的美梦彻底破灭。这个场景恰巧被白居易看到了，所以写成了诗，成了当时广为传唱的一封“读者来信”。

虽然白居易通过不同途径向官府反映此事，但是无人理会，无人升堂问案，更不会有有人问责。造成卖炭翁悲剧的根源在封建的政治制度。官府没有人民至上的理念，官吏完全不顾群众死活，依然会吆三喝四，依然会打着需要采购宫廷物品的“官市”之名，欺压良善，依然会发生许多类似卖炭翁的悲惨故事。

光阴似箭，时空倏忽来到新时代。我想，如果《卖炭翁》这封“读者来信”发表在报刊上，一定会这样写：“我叫卖炭翁”，然后把遭遇叙述一番，落款署上“口述人卖炭翁、整理人白居易”。相关部门一定会给卖炭翁和白居易一个说法，及时查明真相，给予“黄衣使者白衫儿”及其“主官”相应的处罚，并向社会反馈。

当然，如果是现在，卖炭翁肯定不会遭遇“系向牛头充炭直”这样类似强盗明抢的事情，他一定会从“伐薪烧炭”改行“植树种绿”，做一个蓝天碧水的守护者。

（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濮阳县卫生健康委）

## 白居易的一封「读者来信」

□梁星毯

书画作品



杨静谊/作 (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)

## 后院的月季花

□李红桥文/图

清晨，我踏进单位的后院，眼前顿时一亮，月季花开满枝头，花瓣还带着露珠。

关于月季花，在我脑海中最早浮现的是童年时在乡村医生王大伯家看到的。那时，大多数村民的院子里种的都是蔬菜和水果，只有王大伯家的院子里种着七八株月季花。粉红色的花瓣在春风里竞相开放，淡淡的清香掩盖了树下铺的鸡蛋壳和鸡粪的气味。

王大伯是20世纪70年代村里唯一的大学生，曾在医学院读过一年书，后来由于家庭问题返回村里。他白天在地里干活儿，晚上回家看书、给村民看病。

他面带微笑，将温暖的手轻轻地放在孩子的肚皮上揉按，并且轻声问：“这里痛不痛？”调皮的孩子不吭声，忘记了妈妈的唠叨，假装闭着眼，偶尔偷偷瞅王大伯一眼。几分钟后，屁股上挨一针，孩子“哇哇”大叫，在月季花前转几圈，冷不防地揪一朵花，就一蹦一跳地跑出去了。有时，发热的孩子刚被灌下半片退烧药，趁大人把碗放进厨房时，偷偷把药片吐到花丛间隙，大声嚷嚷：“头不热了！”

4月~10月，是月季花盛开的季节，王大伯经常摘一些绽放的花朵，晒干后研成粉末，送给腰疼、腿疼的村民，让他们兑一点儿黄酒服下。

时光荏苒，30年转瞬即逝，王大伯已经满头白发，额头爬满了皱纹。村里调皮的孩子长大后，有的外出求学，有的在异乡扎根；而我，毕业后上了医学院，在外求学、工作，为人妻、人母。

到了春节，回到家乡我才知道，曾经4000多人的村子，现在常住人口不到1000人，留下的大多是垂暮的老人和稚嫩的孩子。王大伯现在负责居民健康档案登记工作，他戴着眼镜挨家挨户走访，动员老年人定期体检、测量血糖和血压，给卧床的患者进行针灸、拔罐等治疗。

王大伯的儿女都已经进城定居，只有他独自留在村里。昔日的猪圈、鸡圈早已不见踪影，平整的水泥地上摆放着健康科普宣传栏和几张桌子。在王大伯的院子里，不断有白发苍苍、拄着拐杖的村民来找王大伯测量血压、血糖，唠点家常。王大伯满面笑容，给这个捶捶背、捏捏肩，给那个扎扎针、拔拔罐。院子里的月季花依然如火如荼地绽放，看着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，诉说着岁月的变迁。

疫情来袭，城市按下了暂停键。我成为一名核酸采集人员，每天顶着晨光，穿上防护服，戴上帽子、面罩，手持棉签采集标本。面罩上蒙了一层白雾，汗水浸湿了衣服粘在身上，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然而，抬头的瞬间，我总会在路口、墙角看到几株月季花，它们红得似火、粉得似霞，白得如雪，在风里尽情绽放，静寂中带着一点儿惊喜，平凡中透着一点儿惊艳。月季花的花语是“幸福快乐，等待希望”，莫非它们和我们一样，也盼望着阳光穿透迷雾，自由重返人间。

夜晚，我回到单位，办公楼里灯光依然明亮，穿梭的人群，屏幕闪动的电脑，不眠不休。唯有后院的月季花，在星空下静静地吐露着芬芳，默默地守护着忙碌的人们。

在家乡，已经70多岁的王大伯担任志愿者，他背着药箱，跟着工作人员走家入户收集信息、采集样本，给长期卧床的患者送药。不知王大伯在忙碌之余，可曾抽空看一看院子里的月季花。

疫情散去，生活重回正轨。春光明媚，欢快的人们去郊外踏青，去公园赏花。学校、工厂、村庄处处留下同事们的足迹，健康科普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。

后院的月季花依然在静悄悄地绽放，默默地注视着每一位患者、医务人员。月季花没有牡丹花华贵，也没有菊花高洁，无论在山野、乡间、闹市，随手插一支就能活。

我想，此时王大伯可能也在修剪月季花，嫁接新的品种吧？那满院的芬芳，一定会成为他晚年生活最美好的陪伴。

（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禹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）



人生感悟

## 我的诗与远方

□童如珍

“行万里路”是我的人生目标之一。因此，每逢节假日，我便开启自己的览胜之旅。多年来，我完成了登“三山五岳”“走五湖四海”“访九大古都”“探四大石窟”，以及佛道名山、世界文化遗产景点的出游计划。从青藏高原到蓬莱仙岛，从北疆黑河到琼海天涯，一步步、一处处，我已涉足大半个中国。

有人说：“旅行就是给心灵放个假。”确实，旅行的意义，除了能满足感官上的新鲜、刺激外，更多的是颐养情志、放飞心灵、追寻自己的诗与远方。因此，许多时候，我背起行囊说走就走。

我不在乎宾馆的档次与伙食的优劣，也不关注景区的星级与价格，更不纠结沿途的辛劳与得失，因为于我而言，处处皆风景，时时亦愉悦。

我很敬佩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。在那个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，他坚持徒步云游四方，风餐露宿，不畏艰险，矢志不渝地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最终留下了60余万字的游记而流芳千古。为此，凡是徐霞客游历过的地方，我都会特别留意，并对照游记仔仔细细寻觅徐霞客的足迹。虽然物是人非，但是可以目睹遗迹，恍若穿越时空，置身于当年的情境，仿佛与徐霞客结伴同游，一程山水，一路欢歌。

受徐霞客影响，我也有写

旅行日志的习惯。每次出游，我都怀揣小本子，详细记录出行日期，乘坐的航班、车次，住宿宾馆的名称、房号等信息，并对当地的土风人情、名胜古迹、美味佳肴等进行重点描述，之后将所见所闻、旅游心得写成游记，连同拍摄的照片、影像资料等一起存在电脑里。

近几年，我编写了2本书，一本叫《与天地私语》，收录了数十篇游记；另一本叫《与天地对话》，其中有数百首古诗体诗与现代诗，属于旅游诗作。

有句说得好：“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在乎的不是目的地，而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。”我觉得，旅行是人生的重

要内容，它能丰富自己的阅历，丰满自己的人生。所谓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当然，读书和旅行同等重要，两者相辅相成。旅行能让人切身感知大自然的壮观秀丽，在美景中萌发诗意；而读书，可在诗篇中欣赏到梦幻般的美景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诸多文人骚客，因为心中有诗篇，往往看到的是别样的风景。我常有这样的体验，到一个陌生景点，虽然山水普通、风光一般，但是因为事先做了功课，查阅了相关介绍，尤其是名人的诗作，从而使那一草一木、一石一屋蓦然间着上色彩，意境也

随之深幽高远。

多年来，我旅行不断，收获日增。登上五岳之巅，蓝天白云，山高际远，顿生“一览众山小”的豪迈；站在布达拉宫的顶台，晴空朗朗，经幡飘飘，仿佛触摸到天空博大的胸怀；驰骋茫茫草原，一望无际，草香袭袭，来一场策马扬鞭的淋漓畅快；面对浩瀚大海，碧波荡漾，海鸥翻飞，吟一声“春暖花开”的无限感慨；走进山林幽谷，寂寥空灵，鸟声啾啾，倾听到世间最动听的天籁。旅行使我尽情领略到天地间原生态的缤纷多彩。

祖国的大好河山，美丽风光令人迷恋。这一生，我要通过旅行，去亲近自然，感悟人生；我要手握笔笺，尽情地讴歌亲情之真、自然之美和人性之善；我要寻访山村乡野、巷陌市井，品味烟火人间。嗨！让我的诗与远方，继续在旅行中遇见。

（作者供职于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卫生健康委）

## 征稿

本版征稿栏目：《悦读》《医者手记》《人生感悟》《心灵絮语》《从医随想》《摄影作品》《书画作品》《驻村手记》等。

征稿要求：文章主题突出，形式灵活多变，语言生动活泼。

投稿邮箱：258504310@qq.com

联系人：李歌

地址：郑州市金水东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东南角河南省卫生健康委8楼医药卫生报社编辑部

